今天可能有两更& |2 R& H$ C+ E$ B  
我在房间里呆坐半天，翻来覆去的看着那张信纸，信纸上有淡淡的香水味道，字体很是俊雅飘逸，没有多年的苦工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字来，侧面又说明给我写这封信的人绝对有一定的身份地位，我是见过外国人写字的，那是个顶个的丑，而眼前的字体绝不是普通人愿意花时间去练习就能做到的。: A; F% h+ v2 `, T6 m# Y) y\* ~7 w  
/ k" F9 Z+ T/ V' P( u# L  r  
可惜威廉的电话打不通，不然倒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些有用的信息，该死的威廉，这个时候掉链子，真的急死人了。只能给他发了信息，向他求证这个乔治李顿的身份，期望他看到信息后可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  
- G) h1 Y8 u  {; y  
「不行，这里不能呆了，得出去避一避。」临到中午，依旧没有得到威廉的回信，天知道这小子是不是晚上是不是泡吧蹦迪去了，到现在也不回个信息。( H) ?6 H6 m5 x/ ^0 o  
/ d& e7 w$ I8 \\* z# M! S2 w  
和女装出门不同，这次是出门避祸，我收拾了满满一箱子行李，男装女装塞的满满当当，假鸟想了想很是装上了，先跑远点，安定下来再想女装的事情也不迟。  
$ m6 L" t% ^) j1 L0 X( X  
或许躲个十天半个月的，这事情就过去了呢。  
  
火车站，我详细的思考了去那里避祸的问题，最后敲定了方案，那个神秘男人显然有通天的本事，我去到那里必定都在他的监控之内，虽说今天没有感觉到那个肌肉黑衣男的存在，不过防备一手很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 
  
先在窗口高调的买了去梦泽的火车票，然后检票进站，我在这里留了一个心眼，开往梦泽的火车到站的同时，相同站台对面就是开往另一个方向的列车，金蝉脱壳说的就是这个时候，旅客上车的时候何其混乱，我装作人流冲散的模样，趁乱上了对面的列车，至于车票什么的，等上了车，只要掏钱，总归可以补上。& x2 K/ A% }# `, l! E1 \_  
8 z! F! x+ M# Y4 v7 F  
好死不死，对面列车车是去沪埠的。4 F' X8 t) O+ c  
\* @4 d$ K8 a8 b" P\* Q5 J! R% z  
沪埠现在绝对是不能去的，陌生男人和吴茂才的关系还不明了，任何可能针对我的人现在都是我的敌人，现在可不能自投罗网。( x3 ]# x0 C+ L7 s$ E1 O' x- v, X  
\* ?0 {5 d, g, Y, z$ Y  
最后，我在姑苏站下了车。# ]4 [7 L/ i5 R\* g# k. r( G  
6 d" b) k' A( |% ~  
车站对面就是一条大河，风景很是不错，不愧是园林之都，不过我现在却没有游览的兴趣，草草叫辆出租车，手机上随便在市区定个房间，出租车疾驰而去。& H8 Z9 e/ \\* {. |% V) ]  
  
如是在宾馆里窝了好几天，每天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就怕自己的金蝉脱壳之后还会被那个男人盯上。  
. L3 \_# z3 S! g5 }9 \_  
我的这番操作可是急坏了好几波人马。. |2 O6 `7 P& Z  x! t: T  
  
---9 c8 \_+ e1 v  }$ ?) ]3 q  
8 N9 W8 Y$ v6 G8 g; y5 R1 `  
「他妈的，人丢了？完蛋了，蒋先生那里过不去了，得赶紧想辙。」吴茂才把自己窝在办公室后面的休息室里，裤子拉到膝盖，身下的女人跪在胯下，卖力的撮弄着他硕大的鸡巴，到了动情之时，吴茂才一把将女人推翻在床，提枪上马。女人被撕开的丝袜下面，一根小小的鸡巴正俏生生的挺立着。  
  
---  
4 ?  \4 f- M% \: |  
「父亲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」威廉半跪在乔治公爵面前，无比后怕。, a\* w. t1 y3 @9 s  
1 N+ V; d7 C3 ?\* J2 }  
「废话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我就不该让你出岛。混蛋。」乔治公爵即便涵养极高，此事干系到他最疼爱的女儿，此时他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。「那个林立可能是唯一的目击者，现在人丢了，你说怎么办？」  
# Q8 E$ {$ v: R) t\* N5 ]  
「我立刻去找他。」威廉拼命低头，不敢直视乔治公爵虎目半分。+ f3 z2 B- U/ s2 k" f  T  
- V; `3 g2 c( e. p\* a5 a9 Y! u& t  
「哼，带上这个。」乔治公爵丢过来一个小小的黑色十字架。  
  
「父亲？！」威廉又惊又喜。  
  
乔治公爵没有理会他，摆摆手，威廉激动的捡起十字架，贴身收好，战战兢兢的去了。3 e9 T% \. O# ~; B$ T8 }( T$ Y  
  
---  
  
「林先生，林立回梦泽了。」欧阳栋鼻青脸肿的，牙被人打掉一颗，说话漏风：「我亲眼看到他买了去梦泽的车票。」  
  
「你去趟梦泽，要亲眼确认他确实滚回去了。」林远为目不斜视：「嗯？你身上的伤怎么回事？」" N( y6 O3 c% |, O- f  
) O$ u1 k  C# [7 H8 t  H$ H  
「昨晚出了点岔子，这个林立背后有高人在，没能把他给绑了。」说到昨晚的事情，欧阳栋又是一阵后怕。; x( k; ^  h5 m2 x\* g% \_/ p' F  
  
「嗯~ ~ 他没权没势的，背后怎么会有人帮他？」林远为迷惑了起来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，林立向来都是独身一人，背后又怎会有人来触自己的霉头。6 Z3 F+ Y8 F; F; ^  
  |\* c( T6 h, [% c' w  
「是个外国人，我很确定，那孙子壮的和牛是的，不然我也不可能吃这个亏。」欧阳栋立刻说明。: s1 n4 R% W; T: s  
  
「外国人？」林远为更加迷惑了。  
  
---  T4 z2 ^4 [4 m. T+ s/ P) p4 e  
  
「哦？林立跑了？真不赖。」蒋先生身着旗袍，抱着一只狸猫，慢慢的撸着：「吴茂才，你可真是没用，连自己准备好背锅的人都看不住，真的是不堪大用。」# f8 l5 ^+ D2 w4 p7 W  
, W3 m+ d4 K+ ]  
「唉，命苦啊。」蒋先生自怨自艾的说着。  
$ R5 \_- G( X: V  
「姐姐，又怎么了？」张然适时地走了过来。- y6 |+ g/ Y/ R  m' z9 w+ I  
0 L3 C$ J8 N+ I0 N7 s% t1 L  
---" W8 i/ T, Y" W7 U: }: Z  
4 [; S/ L7 L% ]. o/ K, s  
「混账，说了不许他去搞林立，现在还把他搞回梦泽去了？」一个中年男人面无表情的坐在客厅，旁边一个慈眉善目的美妇，美妇此时已经哭的梨花带雨，不住的咳嗽着。; h  X- W3 R5 ~  
  
「焕天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。」美妇正是陈美霞，她从林远为那边得知了林立回梦泽的信息，心中已经猜到了大概。0 M. U! ^- |0 ~  
$ c: z. U1 q$ H) F5 i  
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都是自己孩子，有点小矛盾不是正常，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了，大不了明年把他接回来就是了。」林焕天是家里的主心骨，有着无比的权威，此时他这般发话，终于止住了美妇的梨花带雨。& V9 I' r0 d% H( `  
  
「可是，仲达他会同意吗？毕竟那孩子，呜呜呜。」陈美霞又是一阵心疼。+ N  t$ T% H0 w, x" Z\* z2 J0 i3 e  
+ `8 u$ V+ \_. o2 N1 X  
「大不了我亲自去和他谈。他养了二十几年不假，不过现在孩子大了，该告诉孩子真相了，家里还是需要一个男丁的。」林焕天一锤定音。  
- J/ J: ^4 k5 J4 Z  
「呜呜呜，我对不住这几个孩子。」陈美霞无比自责。7 |0 K; r4 |6 a! Q9 u  
0 D4 b& n( \1 G  b! [  j' M7 S- Q  
---4 p$ ^% O# r# d  
曲阜地界，海边，一个黑暗的房间，一个黑影安静打坐，没有一丝声响。& b4 t+ \_# H2 r  ?$ M# E( A' [  
  
「剑，寻到此人。」  @. J! h$ f/ z" Y3 i; A/ H  
& k  C5 S8 G9 `! I5 `; d  
「哈。」  
) P0 u+ e3 a' w\* N# D\* \_  
黑影瞬间消失，地上留下一张画像，正是林立。& O1 g! ]+ P9 H. {' Y  
  
---  
  
我自然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，窝在姑苏的宾馆里，每天度日如年，睡觉都开着灯，深怕什么时候就会有贼人破门而入，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- ?( f& @$ a$ W3 l& P8 ]3 J  
  
女装成了我唯一的慰藉。1 m  C; d; T) I  
$ S: U( H' H$ Q$ o# y& b6 b8 H9 R  
和往常一样，我把自己装扮妥当，摆出瑜伽姿势，把强迫自己进入冥想状态，由此来平复内心的慌乱。  
  
「呼，吸，呼，吸。」配合着视频里的呼吸节奏，我静静的坐着，极力去放空心思，思想和现实游离开来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给我带来片刻的安宁。  
  
怕什么来什么。- a  e+ \% u1 a7 k  
& K# d% j: l# D  
「你好，客房服务。」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\* C9 l# o6 O4 j1 Q8 P$ g\* x8 {  
  
「不需要，谢谢，退房的时候一起处理就行。」对于这样的事情，我处理起来驾轻就熟，我现在不想见到任何人，让我一个人躲在这里就好。4 b1 \_0 \4 X) T: Z2 q  
  
保洁走远了，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，继续冥想起来。0 E! e, p$ k5 I$ @  
7 a& Z/ Y+ l$ P4 |/ k) w$ I) d) ?  
夜深了。  
" g3 ^+ {" F) s/ g/ Y, w0 S  
暗中活动的人物开始活跃起来。宾馆楼下，几路人马不期而至。( o% i$ ^\* E1 ]3 N! @0 x' b7 q, [  
" S6 ?! W7 V% z& \7 @\* I  
外墙，一个黑影沿着墙壁游墙而上，黑衣几乎和环境融为一体，若非仔细辨别，决计发现不了墙上贴着一人。: c5 W9 }\* S' [, H& p  
# D) J9 y3 t1 `. c4 |4 |7 V- o$ }  
几个外籍游客喝多了酒，吵吵嚷嚷的必须要入住，前台索要证件，他们又给不出，闹的很大，趁乱一个人影带着兜帽闪进了客房电梯，无一人发觉。  
  
兜帽男来到我的房间门前，不知使了什么手段，房门直接开了，一点声响都无。与此同时，外墙上的黑影正破开了窗户。  
  
两人感知何其敏感，同时发现了对方的存在，兜帽男轻轻关上了门，黑影轻轻闭上了窗，我在床上呼呼大睡，竟然不知道房间里多了两个来客。  
  
黑影抢先一步直奔床榻，兜帽男紧随其后，拦住了黑影伸出的毒手，第一招两人堪堪打个平手。  
. v; R$ u3 G: C) H  
「哼哼，interesting 。」兜帽男暗笑一声，双臂张开，手腕内侧各伸出一把袖剑。  
  
「呜。」黑影冷哼一声，决定暂避锋芒，破窗而出。: ^2 `; B2 N9 X# ~. F! ]6 `0 Q7 i- ?  
  
兜帽男收起袖剑，从怀里取出一个奇怪药瓶，在我鼻子上一过，我头一歪，完全失去了意识。  
( j3 ?+ \_# }8 i  
兜帽男架着我，掀开杯子，看到我身上的睡裙，嘟囔一声，却也没有办法，胡乱寻了衣服给我披上，架着我就出了门。. T3 [1 K  ~/ L: [  
  F\* x) f2 s6 t  
楼下外籍游客的争吵还在继续，兜帽男架着我一路畅通无阻的出了宾馆大门。/ \! S2 H6 R/ C  
  
他们做这种事情很是专业。  
  
我楼层的保洁此时走了出来，暗中发了信息：「（蒋先生）人被不明人物带走，点子扎手，我会继续跟踪。」& i  V7 e8 P; q8 K  
, ?2 q+ k- }( @2 F/ h2 c  
兜帽男还是轻敌了，就在他把我架上车后座，一柄泛着寒光的利刃直直的刺进了他的后胸，正是刚刚暂避锋芒的黑影，他一路跟踪，终于在兜帽男大意之时直接取了他性命。  
- l8 V, }6 s( B0 L! j% ]7 `\* X  
兜帽男此时一点声音也发不出了，利刃上涂了麻痹的药物，刀刃入体就剥夺了他全部的力气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到手的猎物被旁人夺走，他死了，死不瞑目。花了无数力气，做了无数设想，最后一时大意，倒给别人做了嫁衣。  
  
众外籍人士哪里能咽下这口气来，他们出门后看到兜帽男软倒在地，接应的车辆已经被黑影夺走，这些都是小事，车子里的我被别人夺走才是真正要命的买卖。他们迅速分工，一人处理枉死的兜帽男，其余人循着被夺走的汽车一路追去，Fuck 之声不绝于耳。  
  
我醒了，在一个柔软的大床上醒来，脑子迷迷糊糊的，麻醉药物依旧发挥这它的信用。四肢酸软，没有一丝气力。房间里古色古香，相当传统的装修，窗下还摆着一个小小香炉，炉子里香烟袅袅，颇有安神之功。, z2 O' p\* }. C/ ^6 [  
  
我醒来的动作引起了旁边保姆的注意，一个电话，不多时，一个中年美妇就走了进来，背后还有一人，看起来非常熟悉。2 \8 f6 }! w; j, F0 S9 L  
  
「赵碧霄？怎么会是你？」我看清了美妇背后的那人，惊讶出声。可惜此时我实在没有气力，气若游丝，也不知道她听到没有。; m1 F8 l2 g" i\* W  
' C" d, H% {  r3 F4 H4 Q4 K& P  
「这玉牌你从哪里得到的？」美妇没有理会我的询问，提着我胸前的玉牌问道。  
! F' x) o' b! v0 X  
「你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。」我摇了摇头，企图让自己的脑子清醒过来。( m6 m5 d, t) l! B  
  
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孔垂楠，这位是。。 」孔垂楠还要介绍，却被我抢了先：「我知道，她是赵碧霄，我们见过。」  
  
「哦？」赵碧霄若有所思，不过立刻反应了过来：「还是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是赵碧霄。」3 X$ T/ W\* D: P5 V- T4 T  
  
「这里是金陵？我的头好疼。」我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去发现身上还穿着睡裙，胸前贴着义乳，着实太过羞人，只能又躺了下来，拉过杯子，掩饰着身体上的尴尬。  
  
「不，这里是曲阜，你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了。」孔垂楠解释道，饶有兴致的把我的玉牌缠在指尖，眼神玩味。3 t4 @# b2 L: l) S0 v+ Z/ Y  
  
「你们绑架了我？」我清楚记得昏迷之前我还在姑苏的宾馆里，难道他们就是暗中与我作对的势力？「不对，孔家人，曲阜，难道你是？」  
  
「。。。 」孔垂楠没有发话，算是默认了我的判断。  
0 B$ @2 h" H, f+ X, D/ \4 g  
「你只要记住一点，我不是来害你的，把你请过来，只是为了弄清楚，这块牌子，你到底从何处得来？」赵碧霄插了话，依旧是围绕着玉牌的事情。  
  
「与你何干，快还给我。」看他们如此重视这块玉牌，我也算明白了过来，现在这牌子是我唯一的依仗，如果现在直接告诉留他们，显然就是自断后路，是以，在确认我小命的安危之前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她们的。  
" c/ G" d! P' F) W; J, A  
「你不愿说，那也无妨，就在这里好生修养着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再说也不迟。」孔垂楠面色平静，带着玉牌就出门去了，赵碧霄望着我，长叹一声，挥散了旁边照顾我的保姆，悠悠坐到了窗下，也不说话，就那般坐着，眉头紧锁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 
  
空气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# f; g  p- j0 b$ a, a3 q  
  
我侧过头，正好能看到她全貌，或许是在家里，她穿着一身休闲女装，发如青丝，秀目含春，较之那天与我对峙之时的气质完全不同，若是换上古装，直如古画里走出的女子一般温婉。  
  
终于还是赵碧霄先打破了沉默：「我们见过？」7 G! [% J/ ]- W+ W$ H  
4 a: Y# G  G5 `% E' M; Q, @3 @7 \_  
「当然了，广鑫那边的事情已经了结了吧，巴同甫来找过我了，按说货已经卸下去了。」我老实的回答道。  
  
「这样也好。」赵碧霄好像对这个话题没有一点兴趣，只淡淡的回应一声。  
8 f5 v\* R2 F6 \8 e# x' V7 K  
简单的问答之后，空气里再次陷入了沉默，只有两人微微的呼吸声。\* w+ Z" ~/ u+ v  
  
「你喜欢穿女装？」赵碧霄又问道。  
  
「。。。 」我羞红了脸，不敢作答，其实我应该早有觉悟才对，自己被他们掳到此地，玉牌也被他们收走了，女装的爱好该当早就暴露才是，他们装作不知才是不对。  
  
「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人。」赵碧霄无比真诚。  
  
「什么人？无事献殷勤，还是想知道玉牌的来路对不对？」我刚要作答，瞬间反应过来，确定这是她套近乎的手段。\* Z( F7 s& I- @/ c/ ^  
$ l# q1 O( W  q: C5 U  
「确实如此，这块玉牌的来历，对我，对我们非常重要。这关系到一件非常重要的结论。」赵碧霄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自己的企图，这倒让我不知该如何应对了。\* c) T7 f5 t2 X% ]7 A  
  
「抱歉，我不能说。」我还是拒绝了。  
\* t\* ^2 Z6 }9 h+ T  
「也是，这样重要的物件，你确实不应该现在就说。」赵碧霄没有强迫我，依旧在坐在窗下，望着外面的烈日，头也不回。  
  
「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？」我试探性的问了一句。  
  
「绑架你？这从何说起？」赵碧霄终于回过身，眼神里满是疑惑。「看来，你是弄错了一件事情了，我为什么要绑架你？如果不是我的人拼命救你，你现在已经不知道被掳到哪里去了。」7 k6 C\* ]6 q% V8 m  
1 ?\* w' \" {\* u: S; j7 y  
「。。。 」我沉默了下来。  
- u# I1 f! H8 M7 e& x  
「那么，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？」我继续试探道，现在我的手里只有玉牌这一个筹码，看眼前人似乎也不是完全无法沟通的性格，或许能用这个筹码换取她们的帮助也说不定，这可是曲阜孔家，再怎么说，至少不会做下作事情才对。  
- G; S# @7 t+ Y- W( g6 Z% f: f( U  
「细说。」赵碧霄来了兴趣，玉牌的事情我有了松口的迹象，这让她很是兴奋。( W7 ~" I0 k) y# M- e8 {  
  
「我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，如果你们能帮助度过这次难关，我就把玉牌的来历和你们交代清楚。」麻醉剂的效力慢慢散去，我的头脑也开始活泛起来。  
  
「你要我们才么做？」赵碧霄疑惑的问道。9 K6 k; A. v\* C/ ~  T8 }$ B, e; `1 p  
: u\* s& G/ w1 \_! q- |; A  
「抱歉，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经纬财团的吴茂才，又或许是其他人。我需要你们的保护。当然，这个要求可能有点过分，但是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，玉牌是从哪里得到的，具体的过程，却需要等我度过里这次难关之后才能告诉你。」我反正女装的爱好已经被她知晓了，我也不避讳，在床上坐直了身子，大大方方的靠到了窗背上，昏迷的时候一直躺着，现在终于可以坐起声，确实让腰舒服不少。  
  
「这个简单，这些日子你就在这里住着，保管不会有人能伤的到你。随便你住到什么时候，想走的话，只要说出玉牌的来历，你随时也可以走。」赵碧霄一口应承了下来：「那么，说说吧，玉牌从哪里搞的。」& `2 U  Q2 `2 ~1 S& X% |' Q$ ?  
  
「上京，凤凰山。」我答道。/ M6 q& O4 s" ~\* V) Y  
  
「好。」赵碧霄听完起身要走。  
% y% n7 K\* q, e- Q$ S  
「等等。你就不怕我骗你？」我叫住了她。  
/ j  v6 \4 W- S$ I2 O' }. z  
「我相信你。」远远的，赵碧霄答道。. Y! {0 A. s2 k$ a% w4 w  
  
---  
  
「楠姐，果真如玉器行的人信息一样，他还坚持凤凰山的说辞。」赵碧霄拉过孔垂楠，一五一十的把和我沟通的内容说明。  
6 p  ^1 M) M" |9 P4 l  
「这样吗？这个信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，金陵那边的玉器行老板就撤回来吧，不要被那人知道一点信息。」孔垂楠思虑一番，做出了决断。  
\* T  k- y/ p1 t" K; i( j7 p  
「放心吧，已经撤回来了，保证姓林的不会知道这个信息。」3 u: p# P6 S- y; m# {$ D7 r\* ?/ m  
  
「你说，他们两个都姓林，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？」: f# D. G6 F0 i' V# {  
  
「林立的底已经查过了，除了在上京上学，其他和林家没有任何交集。」  
4 B! z) v2 c% U7 X  
「是吗？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再让人好好查一查。避开金陵那位，千万不能走漏了风声。」  
8 {2 n8 \_$ \2 G: C9 V0 H  
「好。」7 e6 u: M7 |0 N( V  
  
---  
0 v& O/ h# C: O- [, ^  
得到了赵碧霄肯定的答复，我的心才安定下来，如今靠着玉牌的事情，拉来孔家的帮忙，倒也不至于每天都要提心吊胆，我昏迷在孔家这两天都没有出事就是最好的证据，只要这些天一直窝在这里不走，想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5 R9 a/ j) I) W  r; \  
  
赵碧霄又回来了，问道：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」  
  
我自然同意，现在我对这里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，现在正好趁这个机会把周边的环境摸清楚，就算将来和孔家谈崩了，也能多一分逃跑的底气。' `6 C$ h8 c3 w2 i  
  
「可是，有没有衣服？ 」我羞愧的问道。  
3 E7 E( s" j# \" R+ R5 y+ R  
「有，当然有。」赵碧霄笑着说，满是促狭之意。: ]2 G. w6 k) T  
  
我终于是拗不过她，“被迫”换上了长裙，真丝的材质，穿在身上很是舒服，赵碧霄的化妆技术很是高明，在梳妆台上涂涂抹抹小半个钟头，最后戴上假发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都有些不可置信。/ x; v8 ~5 b! M4 `" h# l+ G5 o: x  
  
「喜欢女装，就要大大方方的穿，在这里，又没有别人认识你，怕什么。」赵碧霄站在我背后，一边帮我打理假发，一边真诚的规劝我。, D8 h) A+ e- Z2 \$ o# |  
# M# W% z  C1 n- k9 {1 D3 F, ^  
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，我接受了她的馈赠，是啊，这里人生地不熟，如果能在这里重新开始，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一直期望的不就是这样吗？  
\* J4 O" t. K# F+ o1 `) @  
「真美。」赵碧霄奉承道。+ t+ [3 k9 a" P- H$ x/ E1 ~  s  
  
看着镜子里改头换面的自己，我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：「这，这，这真的是我？」  
7 ]8 f( [/ h\* [3 Y9 r! {  
「当然是你啦，大美女。」赵碧霄在我的耳朵上夹上闪亮的耳坠，我没有耳洞，只能先这样处理。  
  
「走吧，我们出去转转，一直闷在家里，身体会出毛病的。」赵碧霄自然的牵住我的手，就像亲昵的闺蜜一般邀请我。, j9 b. o6 h7 @6 J( v  
  
经过了剧烈的心里挣扎，半推半就之下，我终于还是被赵碧霄牵着走出了房门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一直当作是最大秘密的女装爱好，在这个女人面前仿佛不存在一般，没有歧视，没有嘲笑，有的只是无声的支持。  
  
现在已经到留黄昏，斜阳的金光照射下来，路边的草木拉出长长的影子，我和赵碧霄慢慢的走在小路上，无比温馨。4 e\* z' m- o7 n  V, Z  
\* ^" d3 r% W  K0 \_+ s  e\* ~; U  
「你就不觉得我是个变态吗？」走在孔家庄园的小路上，四周无人，我的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，和赵碧霄咬着耳朵。6 C\* R9 j! i\* ?6 U  
  
赵碧霄穿这高跟鞋，我没穿，现在她几乎你我还要高出半头去，我又紧张，畏畏缩缩的，身高又矮了半截，远远看去，反而显得我这个男人更加娇小，再有两对肉丝美腿，相得益彰。  
  
「变态？什么变态？不要瞎想。人人都有追求美丽的权利。」赵碧霄对我的质问嗤之以鼻。  
' x0 S6 S1 u/ l% ~3 C. G7 S1 x  
「我问你啊，你的下面是怎么弄的？好逼真哦，开始我都差点被骗过去了。」赵碧霄牵着我，罔顾了我尴尬的心思，对我的下体构造非常好奇。: J& z+ p, ?  N: ^/ {  
- \_4 T1 r& r\* {\* J! E  
「这。。」我羞红了脸，不好意思作答。这哪是什么美女，分明就是个女流氓，哪里有女人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别人下体的。  
$ V$ |" D! s) i$ F. C+ n( @  
「赵太太好。」迎面下来几个保洁，恭顺的问候道。# r, X3 f3 `! Y4 B2 q3 S! B. i: m  
  
赵碧霄自然而然的受了，我有些害怕，躲到她身后，深怕自己是男人的秘密被那几个保洁耻笑。3 {  y# x( V\* q" `0 s  
2 {  s, x" }; Q6 |$ K( K  
「以后这就是林女士，见面的称呼不要懈怠里，知道了吗？」赵碧霄哪里肯放过我，一把把我拉到人前，颐指气使的命令道。$ N( }0 `" F) W\* d  
) q5 V: ^6 H( Y# n, H8 a  
「好的，林女士好。」保洁依旧恭顺。" t8 w7 C) |8 R9 [$ h  
  
「你搞什么？羞死人了。」保洁走远了，我嗔怪道。  
5 r! }7 ^\* R# L, K6 n$ I  
「怎么了，是林女士这个称呼不好？还是叫林太太？」赵碧霄满脸不解。! V: x6 Q7 \_  a6 u% j7 e9 D  
  
「哎呀，我是男的。男的。」我拉住她前进的步伐，一脸无辜。  
  
「切，得了吧，看你走路这屁股扭的，私下里练习了很久了吧？还有这小腰，小钰当年都没这么细。」赵碧霄对着我的身材指指点点。  
7 d) i" B& y\* l& `$ f3 v  
「什么和什么？我还没做好准备，我是个男人。」我坚持道。真是矛盾的想法，一方面对被旁人称呼成林女士沾沾自喜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自己是个男人的事实。7 w; c" D+ g& h0 h: y0 O  
  
「好好好，男子汉，我是小女子行了吧，不愿意的话，现在就把一副脱了。」赵碧霄听我始终坚持，脸色有些不愉。  
  
「这。。 」我踌躇着。  
6 ]7 ^1 O) Z2 w$ E\* w3 [  
「脱啊，男人嘛，夏天关个膀子也没什么的，快脱。」赵碧霄步步紧逼。& Y% a& r\* |% \_( |3 s. N  
  
「哎呀，好姐姐，不要这样嘛，我错了好不好？」女人的脸色说变就变，现在惹怒她显然不是明智之举，我决定放下身段，虚以委蛇一番。+ `3 B6 Y5 q0 |( T3 g% S  
\* Q9 f9 q( R1 X% F: b+ \  
「谁和你嬉皮笑脸，不想穿就脱了。」怎料赵碧霄根本不吃我这一套，上来作势就要扒了我的衣裙。  
  
「不要，被人看到了都。」我哪里能想到她变脸如此之快，一时间两人几乎就要扭打起来。. {. \! G& A\* J  B+ T  
  
「脱不脱？」赵碧霄面如寒霜。  
" A; |2 P\* U# M: k  
「不脱。」\* L; P/ a8 d! ?  a\* r7 n  
/ h' ]( z  L. A  
好好的出行弄的不欢而散，赵碧霄不再理会我，气呼呼的回房去了，把我丢在了原地。  
  
「别走啊，我脱，我脱还不行嘛？」我穿着人字拖，走路还是比高跟鞋要爽快一些的，看她如此气愤，只能再追上去，企图平息她的怒火。2 H\* l; h; P3 P. F! r( \_! u  
- ~. w+ p' j\* B  
「脱啊。」赵碧霄看我服软，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双闭环胸，一脸女王做派。  f1 o7 k1 Z; K0 G( ~- w+ T/ I  
. u) f) W' |% i/ m9 i6 }  
「真的脱啊？」我看看四周，缩缩头，真的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女人会做出这样无理的要求。  
  
「脱。」赵碧霄秀目一瞪，一股子不容置疑的气势扑面而来。% A; o: |3 [6 P  
  
我屈辱的反手去拉裙子背后的拉链，可是却怎么也做不到，一时间场面上陷入了安静的尴尬。  
) l! [0 b8 j# G3 r% k5 L  
「我，我脱不下来。」我着急的说道，满是期盼之色，希望她不要再如此执着。  
9 b. u+ y/ A3 n0 o( z  
「废物。」赵碧霄这次真的走了，没有留下任何余地，无论我在背后怎么唤她都不回头的那种。  
  
我回到了房间，保姆贴心的送来了晚餐，可是我无论如何都吃不下去，只再要了一瓶酸奶，应付一顿了事，脑子里始终在想赵碧霄大怒的原因。  
  
衣服现在是脱下来了，我又换上睡裙，安静躺着，对这两天发生的一切依然处于懵逼状态，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曲阜，我这到底是被卷进了什么样的事情里了？  
; C! Z3 b( X5 [6 l$ z; Y/ y  
门外传来高跟鞋独有的嘟嘟声，尖细的鞋跟踩在地板上就是这样，嘟嘟嘟，声音越来越近，最后在门外停了下来。- H7 o& x1 [( }; e8 a  Q  
  
刺啦，门开了。  
. r- g& o9 ?7 c  
我紧张的不敢呼吸，随后，赵碧霄熟悉的声音传来：「小贱货，这么早就睡了么？」  
  
看到她的装扮，我都吓的呆了，只见她穿着一油光的紧身皮衣，乌黑透亮，姣好的身材在皮衣的衬托下一览无余。典型的 SM 女王打扮，周身上下全部被皮衣包裹，只露出那只涂着血红唇膏的唇。& W! Y\* d' D. C\* L# K0 @) q  
  
如若不是她先发声，我是决计认不出她来的。8 m+ j5 Q+ f; Y- Y7 {  f! |& c4 g  
  
她来了，越走越近，尖细高跟的声音就像催命符咒，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手里的皮鞭扬了起来，随后毫不留情的冲我甩下。  
  
噼啪。  
0 U. }7 Y2 s- |7 K\* b) l0 Q1 F$ ?$ P  
「小贱货，贱种。」赵碧霄肆意的咒骂着。皮鞭似疾风骤雨，毫不留情的劈头抽打下来。; M0 F7 \9 W) }4 G% H( G  
  
「你干什么！」我又惊又怒，奈何她抽打起来毫不留情，不多时，我就只能被动挨打，一点还手余地也无。  
+ |' p6 n( J; U& A+ j: {2 N  
「贱货，婊子，我让你不听话。」赵碧霄看来是个老手，莫看皮鞭抽打起来行云流水，我闪避的也毫无章法，把皮鞭却总能寻到刁钻的角度，准确的落到我的前胸，后背，总之就是能避开我的脸去。/ ?& T) f, M6 T  
  
「操你妈，还敢还手。」赵碧霄见我还在躲避，更有起身夺鞭的念头，怒意更甚，皮鞭落下的更快了。  
' L# C  t7 M( |. O' Q" a\* N' x& j  
「呜呜呜。」在皮鞭的淫威之下，我终于服软，肉体上的疼痛也不及心里上屈辱之万分，委屈的呜咽起来。$ Z( I( c. I  A  @5 k# L  B4 j  
  
「臭婊子，千人操，万人轮的婊子，你还有脸哭。」赵碧霄可顾不得我此时的想法，口中咒骂不休，手里皮鞭不止。  
  
---0 k9 `\* m! ?" B\* v\* h2 @, h  
「大太太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」孔家管家听到了我屋子里的响动，一脸担忧的向孔垂楠汇报，汇报之时，那皮鞭的声响依旧不绝于耳。  
  
「由她去吧，这孩子心里苦，你准备些药膏什么的，不要弄出人命就好。」孔垂楠依旧安心的插着花，淡淡的吩咐下去。  
" w# E- p! o" B4 D3 Q  
---. M3 n, e% \( X& L8 q  
6 f6 h- b+ X1 z3 J  
赵碧霄终于打的累了，命令一身：「趴过去，把你的臭屄给我好好瞧瞧。」  
  
我虽然碍于皮鞭的淫威依言做了，嘴里却没有买账，恨恨的还嘴：「什么臭屄，你才是臭屄。」  U; o2 g$ T" ?1 B, H% j% v  
+ S; J0 u  t5 A! ?0 H5 ]\* a  
「你他妈的。」赵碧霄被我的挑衅惹的急了，咒骂一声，随后在我背后悉悉索索的不知在做些什么，两腿被强迫张开，脚踝上一阵冰凉，转头去看，却看到两幅镣铐以将两腿锁住，接着双手也被锁住了，冰凉的剪刀沿着臀缝游侠，好好的内裤就这样被取了下来，菊穴应为紧张正在一张一翕，伪造的女阴此时嫣红一片，穴口已经渗出了晶莹的淫水。9 a: E) M% p' G8 b6 Y. \_\* a  
  
「下贱。」赵碧霄还不放过我，继续辱骂着，手指在我的姹户上轻轻一抹，随后就送到了我的唇边：「荡货，尝尝自己淫水的滋味吧。」我几时受过这样的屈辱，就算是女装，除了自渎，我向来都是洁身自好，何曾这样玩过。  
  
带着胶皮味道的淫水强迫塞进了我的嘴里，无论我如何咬紧牙关，还是尝到了自己淫水的味道，混杂着胶皮的味道，有点咸。  
  
「贱人，菊穴这么紧，难道还是个雏？」赵碧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，稍微抹了点润滑液就开始探索起了我的菊穴。- F/ F2 l$ r& a' R, }- O! \  
  
菊穴首次被异物侵入，我紧张的夹紧了臀瓣，就算只是一根手指，也把她夹的进出不得。  M! e  Z' x# I3 A7 X  
  
「哦哟，有点意思。」赵碧霄称赞道：「小屄又流水了呢，想要吗？」% u& n- ]1 k8 K\* U$ D  
% i9 R: b- {" z& W' M$ a\* s& ]  
冰凉的手指又抚上了我畸形的阴部，不由分说的扣开肥美的阴唇，露出一条湿润的腔道来：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小屄做的这么真。」赵碧霄看到我惟妙惟肖的小屄，兴致越发高涨。$ C# \_, b\* O" p1 t0 \  
  
食指在腔道里进进出出，几次触摸到了隐藏在最里面的龟头，现在我的龟头何其敏感，即便他暂时失去了充血勃起的能力，可是敏感度却更胜往昔，只是轻微的触碰，就已经让我欲罢不能。) w; d( U  D' l  ?9 s/ U0 i  @- R. T( D  
# F' n7 X3 U/ d. V) X5 ~) ]  
我发出了愉悦的呻吟。  
  
「臭屄，真贱。」赵碧霄听到我的呻吟，立刻停手，继续咒骂。  
$ y9 H% ~7 V0 R3 h- h  
简单几次触碰，就已经撩拨起了我的情欲，我不安的扭打着屁股，下体在床单上滑动，妄图再给隐藏在阴道最里面的龟头带来一点点的刺激，一点，只要一点就行了。- ^! F( y: N5 |+ M9 g  
9 ~4 Z( F6 t5 |. r$ N  
可是不行，龟头安稳的缩在最里面，没有外力的助益，只凭床单的刺激如何能够满足，我加快了摩擦的速度，可惜，没有一丁点的作用，我现在就像一个欲求不满的女人，好想来点什么东西填满下体的空虚，哪怕是一根手指，一根筷子，只要再给“阴蒂”一点点的刺激，只要一点点，那就够了。9 B8 u' t7 Z( H8 h+ F# v$ N4 }  
9 R1 C, A7 j5 |( {\* t  
可惜，不能。   
# S. M& U" Q6 I9 D  
赵碧霄饶有兴致的看着我滑稽的表演，口中淫语不断：「小婊子，知道做女人的苦了吗？没有男人那根棒子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求我啊。」" E. d( ^1 Y& @- k& g  
  
「求，求，求求你。」对于性欲的渴求战胜了可信的自尊，我屈辱的说了出来，低若蚊蝇。3 }! V) k2 P0 ~/ q6 J0 i1 G# ~: q% v  
  
「大声点。」赵碧霄噼啪一身，在我雪白的臀肉上重重一拍。8 I\* t, I8 q, ~5 P; O: H  
  
「请你帮我解脱。」我几乎是嘶吼着出来，下体那种欲求不满的感觉已经让我几乎疯狂，再也顾不上什么廉耻，什么自尊，我想要高潮，我想要发泄。赵碧霄的这一通操作下来，体内的情欲已经积攒的足够多，再不发泄的话，只怕会憋疯我的。+ O' y( T7 u' ~3 d  
  
「这还差不多。」赵碧霄笑了，冰凉的液体从臀瓣上流下，一个坚硬的东西随后在菊穴旁边连戳带刺，终于在我不安的扭打臀瓣之后，坚硬的棍状物刺了进来，一种便秘的感觉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羞耻，可是这对缓解我的性欲有什么作用，无非就是再次增加我的痛苦罢了。3 E- ?% k( r% i( k4 H  
  
「女人啊，就该这样，把男人服侍舒服了，或许就会在让你爽一爽。」赵碧霄说出一番哲理，随后冲刺运动开始了。6 X: b3 g6 E) u  
6 U( c8 H$ R4 w) M  
我被动的接受着她的凌辱，没有一点快感，就像一块烂肉。, y2 K+ N" S% ]6 Q  
  
忽然，入侵的棍棒直刺到底，牵动了体内的某个器官，下身的“阴蒂”好想接收到了信号，一种从未体味过的快感蔓延全身，似电流，似流水，沿着脊椎一路向上，直击脑干，再从脑干回流，最终汇聚到胯下小小的“阴蒂”之上。  
  
「哦。」我惬意的呻吟着，不管怎样，能刺激到就好。\* L( C7 H( e4 u( b/ T\* w7 S\* M3 M) e  
9 I' f  ]$ E/ K( N\* y( e  
「啊，啊，啊，啊。」终于，我随着赵碧霄冲刺的频率淫叫起来，再管不得什么自尊屈辱之类，完全就是发自内心的渴求，这是忠于性欲的表达。- e! K. a- R6 t. q& a- C6 o  
5 k' |, k\* R" m, G  
赵碧霄还有意捉弄与我，不再每次都一刺到底，反而只在菊门洞口徘徊，感受过了体内器官的那种快感之后，我如何能忍受得住她这样的挑逗，翘起屁股，主动的前后运动起来。  b5 w& h& \_8 b; T  
' x1 n7 @1 }8 y: d  
「啊，啊，啊，啊。」我要死了，我要升天了。